



## 人间

□ 何小琼

人间，非常美妙的两个字。

余秀华在《人间》中写道：“要一个黄昏，满是风，和正在落下的夕阳。如果麦子刚好成熟了，炊烟恰恰升起。那只白鸽贴着水面飞过，栖息于一棵芦苇。而芦苇正好准备了一首曲子。如此，足够我爱这破碎泥泞的人间。”多么简单纯粹，洁净的人间，像百合，又犹如一株孤芳自赏的荷花，就这么简单。

人间充满坎坷和泥泞，人生道路崎岖，稍一失足，就会泥潭深陷，走得跌跌撞撞、伤痕累累，也未必能迎来曙光，但人总要向前看、迈步行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风一更，雨一更，走过、路过、爬过，总归是人间走了一遭。留一分清醒，埋几分妄想，就算是给自己还爱着的理由，一个人走也是惬意。

人间有纷繁复杂，亦有恬静优雅。中年的我，早过

了飞扬不羁的年少。这人间就这么无情，带走我的美好年华，唯独留下一个成长了的我。一切似乎尘埃落定，我一如当初地平凡，不是学霸，没有美貌，没有高学历，更没有一份引以为傲的工作，光宗耀祖是轮不到我的，但我拥有的也足够我爱这破碎泥泞的人间。余秀华有黄昏，有风和落日，有金黄丰收的麦子、炊烟、白鸽，还有藏着曲子的芦苇，多么简单的大自然的馈赠，不奢靡，不豪华，就这么柔软地存在着。于是，红尘有了生气。而我，有简陋温暖的家，有大我16岁的老公，有一米八的儿子，有开满鲜花的阳台，还有许多许多我喜欢的书，随手拿来一本阅读就是享受。一本好书，一杯香茗，一缕花香，神仙也比不上。

人间不过如此，无须豪言，不必计较，淡泊安然。人生是书，需要一路走来才能读懂。年少时总埋怨母亲的唠

叨和各种约束。母亲好脾性，说：“长大后你就知道了，等你当了妈就知道了。”当我知道时已为人母，体会到了母亲的心境，母亲却已不在。

早年时，林夕为王菲写了一首歌《人间》，歌词很美：“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，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。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，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但愿你的眼睛，只看得到笑容，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，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……”其中表达了浓郁的母爱，有着母亲对女儿最深的期待和爱意。

年轻时不懂歌词含意，许多年后我懂了。人世间不会总有美好存在，但愿你的笑容陪伴左右，每一个梦想都可以实现，但愿美好在你的身侧，如影随形。人间至爱，至爱人间。

## 草珠帘的风和月

□ 德喜

秋日午后，雨后初霁，南风徐徐，好天气适合出门兜转。走在去森林公园的文峰山路，风吹落叶一路透迤。经过一处农家宅院，透过栅栏，陡然瞥见门楣垂下一挂珠帘。风吹帘动，碎碎的声音，轻且温柔。这久违的帘响，让我所有的情绪瞬间变得荡漾柔软。

多年前的一个秋日，我还是无忧少年，静静的午后，阳光漫天洒落，我去前院邻家，掀开草珠穿成的门帘，邻家女孩独坐窗前，人神捧着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在读。听见帘帘一声轻响，她转头，笑说：“我还以为是风呢！”

她说喜欢听风吹动帘帘的声音，然后放下书本，给我讲与帘帘有关的古诗词，讲那份意境之美。“绿窗帘尽卷，吹到眉心，点缀新妆称雅雅”，“自在飞花轻似梦，天边丝雨细如愁，宝帘闲挂小银钩”。虽说与她同岁，我却成天横行无忌，心如脱马，哪会听得进去。她眉飞色舞讲，头头是道，我自顾自地抚弄帘珠，聆听帘响盈耳自乐。那些美丽

的诗词被我当成了耳旁风。多年以后，爱上诗词，重逢当年的句子，才体会到邻家女孩彼时的心境。

那时满山坡生长着一种植物，结的籽儿就是草珠子，黄豆粒般大，多为棕褐色，中间有孔洞，大人们多用它来穿门帘。长风来时，草珠帘就会相互碰撞，发出清脆而琐碎的声音。乍闻之下，常疑人来。特别是在寂长的午后，半睡之间，听得细细帘响，然后有风盈室，便觉满心怡然。

星光如梦的秋夜，隔帘望月，月挂天际，几颗星簇拥，清光如一泓恬静的水，夜风轻拂，满帘的珠儿晃一团波光，仿若梦中。满地珠影也在静中轻拂，月亮就这样温柔地看着那张帘，把它印在地上，也印进遥遥的梦里。窗外天井有两棵茂盛的石榴树，果子点缀，朦朦胧胧，风一吹，乐悠悠地摆，闪亮亮的。或有几只秋虫，啜饮着一帘星光，醉醺醺低吟浅唱。一挂珠帘，没有隔断美好，却使美的更好，好的更美。就像它隔不住月，隔不住那份清爽的惬意。

在那个年纪，看着一帘的风和月，心里并没有诗，有的只是很纯澈的一种感受，就像童年清清的岁月。而在历经岁月辗转之后，也常于风尘中独对帘栊，心里有了太多前人的诗句，风月依然，却没了最初洁白的心境。眼前的帘也不再是朴素得如陌上秋野的草珠，而我也失去了朴素如童年的时光。

常常想起那个秋日午后。邻家女孩独坐窗前手捧书卷，等着一阵风的莅临。而我携着长长的风儿掀帘而入，从此看到了世间的另一种美好。后来，邻家女孩外地求学，远嫁，想来她也许早已失去了最初的恬然心境，年华如草珠般消逝，但在她的心底，那些曾经的美好，也如无边的风和月，一直不会改变吧。

我的那些草珠般的年华，虽无诗情画意，却有着不曾被浸染的风月。所以不管多少时光消散，每当风来，每有月临，心底依然会响起那些细细的声音，依然会映出那些小小的美好。岁月如帘，隔不断回忆，也隔不断梦想，一如隔不断曾经的风、曾经的月。

## 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

□ 张修东

秋风，愈到收尾，越是加快进程，一个劲地吹。世上的一切都在动，心也在动。

生活琐事，如果自己不住心里去，别人也拿你没办法。很多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如果还时不时拿出来费心思量，实在没有必要。自己不住心里收拾东西，别人又怎么往你的伤口上撒盐？

影响心情的小情绪，能不能主动放下、自觉丢弃，全在自己。

心里私存的垃圾、记忆中的那些伤心事、一直揣着的新仇旧恨、脑海里那些不愉快的人和事，时不时定期清理，才能愉快自适。

心若不动，风又拿它如何？不去自伤，人奈我何？心若不伤，岁月依旧无恙。所以，没有意义的人和事，不要花费精力去纠缠。

有人说，拎着垃圾的手怎么腾得出来接礼物。确实如此。

## 生活和理想

□ 耿艳菊

时间不够用。静敏向我抱怨。

我有点惊讶。静敏一向是我暗暗树在心里的标杆。她说话行事缓慢从容，嘴角总漾着笑容，也似乎从来不会着急发怒，总是那么优雅得体、周到温情，像植物一样，蓬勃旺盛、神采奕奕，散发着生机，又那么安静美好。

忙什么呢？眼前总有十万件事排着等着做，好像她自己也不说不清楚。一些琐碎碎碎的，又是必须的。菜得洗吧，饭得吃吧，地得扫吧，孩子得管吧……茫然而混沌，忧心而焦灼。

前天傍晚她下班回家，乘电梯到了自家楼层，电梯门一打开，昏暗暗的，她一惊，从楼道的窗户看外面，外面也是昏暗暗的，这才恍然，原来是天黑了，可是也不过六点多。时间的速度太惊人，已经换季很久了，她的时间概念还停留在上一个季节呢。

晚上的时间尤其迅速，好像时间和人在进行着百米赛跑。开门包放下，换了鞋子，就一头扎进厨房，洗菜切菜，砰砰啪啪，开始进行锅碗瓢盆的协奏曲。表演投入，等抬起头来，一个小时就过去了，总算把三个人的晚餐搞定，摆上了餐桌。

吃饭也不敢细嚼慢咽，依旧得争分夺秒。墙上的挂钟眼看都跑到八点钟了，孩子的作业还没辅导呢，还得一一检查，现在的父母可不是那么好当的，还得充当老师的角色。顺顺当当的话，也就个把小时；不顺当，那就磨吧，不磨掉所有的耐心誓不罢休。世界真是颠倒了，满腔怒火，还得装成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。

终于把小祖宗安顿好，睡下了。一看客厅里还有两个快递，拆吧，搁那儿碍事也影响美观。还有一个大件的，是老家父母寄来的棉花被。打开，从柜子里找出被罩装上，真沉呢，扯弄了半天才装好，累得腿发软，满头的汗，恍恍惚惚的。

到这时，世界总算安静了，可又静得让人心慌。挂钟沙沙向前走着，压抑着的，怕惊动人

似的。原来都十一点了。妈呀，还不赶快洗洗睡去，明天还得精神饱满继续战斗。

脑子里突然又想起了母亲大人，一周没和她打电话了。她老人家一向很自信我过得也好，怕耽误我的时间，因为总跟她说，你看看，这满书架的书，没有时间看呀。

说起看书，这一天又浪费了，一个字都没看。三日不读书，面目可憎。这一周都过了四天，还没有摸过书。白天起得早，一到晚上就迷糊，困得坐不住。

上周末，下定决心要看完一本书，手机调了静音。谁知妹妹打来好几个电话，又语音视频，到晚上拿起手机才看见。

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就这自家的小日子就把人忙得团团转。这小日子想过好，也不是那么简单。

静敏本来是一个沉默安静的人，说起生活的繁琐，竟也变得喋喋不休。

静敏自嘲说，听见鸟儿在树上歌唱，看到蝴蝶在花前飞舞，真想走上前去问问它们是如何平衡生活和理想的，似乎它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悠闲，而满腹理想的我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满腹牢骚。

说是抱怨，不如说倾诉吧。她向我倾诉，也是因了这份懂得。说了这么多，她的语气并没有对生活的灰心丧气，她的无奈里甚至还带着忙碌充实的轻快。我知道静敏只是想抓住时间提升自己，丰满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可是又不得不首先打理好眼前的日子。

我何尝不也是如此呢？日子忙忙碌碌，但内心踏实安宁，每每想着忙完了生活里的琐碎，可以安安静静地读几页书，幸福感不由得就涌上了心头。这种精神的快乐，是任何物质都给不了的一种富足。我们都不能想象自己离开书的情形，那才是真正令人气馁的人生。

